



# 延安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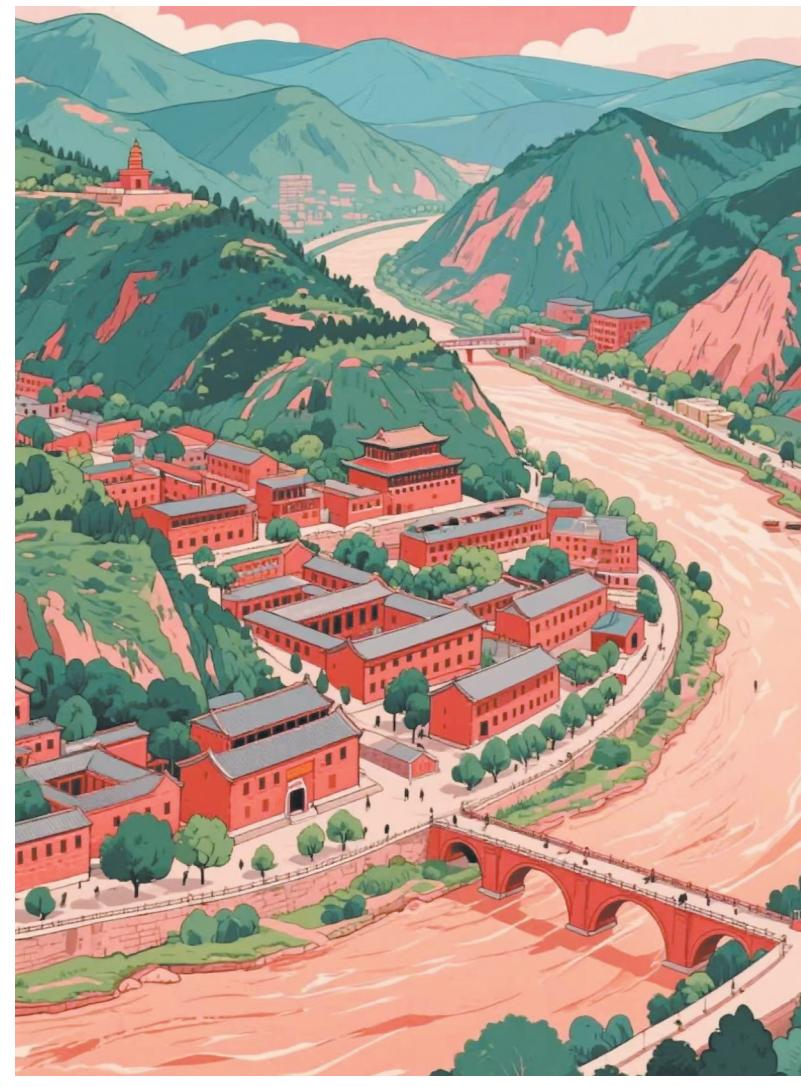
| 黄毅琳

人们说，到了陕西，延安是一定要去的。清晨的延河水泛着粼粼波光，像一条银色的绸带，轻轻飘扬，绕着宝塔山，蜿蜒到远方。站在嘉岭桥上，望着这座被晨曦唤醒的山城。河岸两侧，垂柳依依，几个老人正在岸边打太极拳，动作舒缓，神情安逸。对岸高楼上，“不忘初心”的红色标语在朝阳下格外醒目，在现代化的喧嚣中，这座陕北小城，保持着独特的韵味和鲜明特质。

来到宝塔山拾级而上，石阶光滑，印记着岁月打磨。半山腰处，一株老槐树下有块石碑，字迹模糊难辨。守园的老人用粗糙的手指描摹着碑文：“范仲淹镇守延州时，在此修筑烽火台。”我仿佛看到狼烟四起，蓦然想起“塞下秋来风景异，衡阳雁去无留意”的词句。千百年前，这位北宋名臣也曾站在此处，眺望莽莽黄土高原，听羌笛悠悠霜满地。而今烽火台早已湮灭，唯有山风依旧，穿过槐树枝叶，发出沙沙声响，传颂着他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不朽情怀。

山顶的宝塔始建于唐代，九层八角，历经战火洗礼。1937年那个寒冷的冬夜，日军轰炸机的轰鸣划破夜空，宝塔被炸去半边。如今修复的痕迹依然可见，新砖与旧石交错，如同历史的补丁。塔内狭窄的楼梯仅容一人通过，墙壁上密密麻麻刻满名字，有些已经模糊褪色。在最高层的瞭望口远眺，整座城市尽收眼底——延河蜿蜒飘渺，近处新区高楼林立，远处山峦如浪奔涌。遥想当年，红军哨兵就是在这里监视敌机动向，保卫着山脚下的革命圣地。

下山时，我特意绕道杨家岭。黄土坡上的窑洞群静默如初，白灰墙面在阳光下泛着柔和。走进中央大礼堂，木制长椅整齐排列，主席台上的红旗微微晃动。1945年那个盛夏，七百多位代表就是在这里商讨国家民



族前途。我抚摸过那些粗糙的木椅，仿佛能听见慷慨激昂的发言在窑洞中徘徊回响。院落的枣树下，几个美术生正在写生，铅笔在纸上沙沙作响，将历史的轮廓细细描摹。

午后，我来到枣园。这里的窑洞更为简朴，菜畦依旧保持着当年的模样，绿油油一大片。讲解员指着一架纺车说：“毛主席就是在这台纺车前，提出‘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’。”阳光透过窗棂，在土炕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窑洞后院的菜地里，南瓜藤正开着黄花。几位老人围坐在石桌旁，用浓重的陕北口音回忆着大生产运动的场景：“我们婆姨们白天种地，晚上纺线，困了就唱信天游……”

漫步至王家坪，军委礼堂前的梧桐树已有一抱粗。树荫下，一位老战士正在给少先队员们讲故事。他布满老茧的手指着墙上的弹痕：“这是胡宗南部队留下的。1947年撤离延安前，我们在这里开了七天七夜的军事会议。”孩子们仰着脸，阳光透过树叶在他们身上洒下跳动的光芒。礼堂里的地图上，红色箭头依然标示着当年的行军路线，转战大华北，从延安到西柏坡，从西柏坡到北京，从胜利走向胜利。

傍晚的清凉山上，晚霞将石窟映得通红。这些北宋开凿的佛窟，曾经是新华广播电台的所在地。抚摸着石壁上模糊的经文与抗战标语重叠的痕迹，耳边似乎响起“延安新华广播电台”的开播呼号。山脚下的纪念馆里，陈列着锈迹斑斑的发射机，玻璃柜中的手稿字迹依然清晰：“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……”

夜幕降临，我坐在延河边的石阶上。对岸的灯光次第亮起，将河水染成五彩斑斓。游船缓缓驶过，留下一道荡漾的波痕。岸边的露天剧场正在上演红色歌舞，熟悉的旋律在夜空中飘荡。几位老人坐在我身旁，安静地望着河水。“当年我们就是蹚过这条河

进的延安城。”其中一位老者突然开口，“水比现在急多了，背包里装着《论持久战》。”我仿佛看到了他们手举着背包小心翼翼淌河的身影……

月光下的宝塔山显得格外肃穆。山脚下的夜市人声鼎沸，烤羊肉串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。卖剪纸的老艺人手指翻飞，很快剪出一幅宝塔山的轮廓。我买下一张，在空白处他题上“实事求是”四个字。“这是延安精神。”老人笑着说，就像滔滔延河水，流了千年还在流。

离开那日，我特意早起，再看一眼晨曦中的延安。嘉岭山上，早练的

人们三五成群。延河水面飘着薄雾，几只白鹭掠过水面。新城区的工地上，塔吊林立，车流滚滚。这座曾经指引中国革命方向的灯塔，如今依然在高原上闪闪发光，温暖如初——不仅照亮历史的来路，更昭示着前行的方向。

山风拂过耳畔，仿佛在诉说：有些精神，就像这黄土高原上的窑洞，看似简朴，却蕴含着改变中国的力量；就像这延河水，日夜奔流，永远向前。滔滔延河水倾听复兴伟业，巍巍宝塔山见证胜利启航！

啊，延安，你这雄伟壮美的古城，让人深深依恋！

陈云嵩 | 文

## 悦读 在萧红的园子里，望见我的巷子

| 陈云嵩

翻开偶然借来的《呼兰河传》，却像推开了南安老厝那扇厚重的木门，一股与这燠热南方截然不同的、带着尘土气息的风竟扑面而来。

萧红的笔触宛如朴素的农人。她写祖父的后园，一五一十告诉你哪里是韭菜，哪里是蒿草，哪里有水洼。没有华彩的铺陈，就像我阿爸跟我念叨老家屋后那棵老龙眼树：“枝叶长得盖了半边墙，‘结的果子肉厚核小。’她的字句，带着北方泥土拙朴的质感，是刨开冻土、露出深褐色土壤的那种本真。祖父领着小萧红在园子里认东西，絮絮叨叨地指认那些平凡草木。这场景一下子让我想起小时候在南安的弄堂里，祖父粗糙温热的大手牵着我，边走边点着脚下光滑温润的花岗岩石板：“这块石是当年铺街时……那些凹痕是挑夫的扁担磨的哩。”原来，对根下那

片土地的熟悉，用最家常的话细细道来，便是最深切的惦记。

读罢《呼兰河传》，挥之不去的并非宏阔的篇章，恰恰是那些在灰扑扑角落里、咬着牙活的小人物。冯歪嘴子抱着他那点可怜的孩子，冻土般冰冷的世道将他围裹，旁人的唾沫几乎要将他淹没，可他愣是用冻裂的手，在严寒里刨出一点点微光。思绪不由得飘回南安：巷口那个守了小二十年绿豆汤摊的阿嬷。夏日炎炎，那口大锅前的蒸汽蒸红了她的脸。她不诉苦，也不多言，只是日复一日地递出一碗碗冰镇的绿豆汤。那份沉默又近乎傻气的坚持，何尝不是扎根石缝中的草？

轻轻合上书页，窗外依然是聒噪的蝉鸣。心却像乘着书页的风，悠悠荡回了湿润的南安巷子。萧红笔下那片遥远的北方黑土，与我黏

糊糊的温热家乡，隔着千山万水。她园子里那些朴拙的生灵，那些在土地上默默挣命的身影，奇异地带我看到了自家巷弄里沉淀下的骨血。祖父指过的温润石板，阿爸嘴里的老龙眼树，摊前阿嬷锅中的腾腾热气……它们都在无声地说：看，这就是我们扎下的根，这就是我们活过的样子，普通、坚韧，甚至带着点辛酸，却无比真实。

原来，《呼兰河传》是一面古老的镜子。读它，无意中照见了我的巷子。它提醒我，无论脚步如何前行，心底总有一方小小的园圃，在那里种着对故土最初也最深的记忆，与亲长相连的气息，以及在平凡日子里生发出的那点最宝贵的不屈。这份由故乡滋养的朴实力量，大抵是我们闯荡四方时，最坚韧的依仗了。

叶森岚 | 文

## “姜姜”有味



母亲从老家赶来城里照顾我，邻居陈姨得知后隔三岔五就送来老姜、麻油等土特产。见我母亲不愿收，陈姨劝说这是本地产妇坐月子必吃的“热物”，可以祛寒除湿，多吃身体才能快些恢复。见我体虚燥热，她又念叨着得给我做些姜糖吃才行。

得知我母亲不会制作姜糖，陈姨二话不说便进了我家厨房开始忙活。姜糖的做法并不简单，要先将老姜砸碎捣成姜泥，再与糯米粉混合，

接着加些白酒和糖调和，还要搅拌、揉搓成团。之后掀起一小团，用掌心搓圆压扁，才能放进加了麻油的锅里，慢慢用小火煎至两面金黄。三伏天里做姜糖，费时又费力，我家厨房本来就小，捣碎老姜的时候，姜的辣味直往上冒，再被锅里的热气一烘，那呛人的滋味可想而知。但陈姨毫不在意，怕我过意不去，她还打趣说：“这姜味一冲，寒气就‘跑’了，只要你吃得香，我这汗就流得值当。”

那一天，陈姨从厨房里端出来的姜糖色泽金黄，姜香酒香四溢，光闻着味就让人食指大动。趁热吃了一块，又喝了一碗暖融融的红糖姜汤，我的额头和后背很快沁出细密的汗珠，浑身的筋骨仿佛都舒展开了，那感觉就像洗了一个热水澡，舒服又畅快。见我吃得开心，那年陈姨前前后后又为我做了四五回姜糖。

后来，陈姨随子女搬去外地定居，我母亲也学会做姜糖，不时便动手做一些给我打牙祭。可我仍会想起那个火辣的三伏天，忆起陈姨做的姜糖，它带着浓浓的姜香、麻油香，还藏着一股暖心的人情味，那是比任何珍馐都让人念念不忘的味道。



## 风柜

| 苏丽梅

一日游览一处休闲小镇，漫步于青石小路之间，忽见屋檐下静立着一架风柜。许久未曾见过这个老物件，这意外的邂逅令我内心倍感亲切，思绪不禁飘向远方。

“风柜”是家乡人对它的称呼，它又叫“风谷机”“扬谷机”，是一种用来去除稻麦壳的风扇车。风柜不仅仅是一件农具，更承载着岁月的痕迹和我国劳动人民的民间智慧。据考证，早在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，我们的祖先就已发明了旋转式扬谷扇车，而西方直到十八世纪初才出现类似农具，比我国晚了近两千年之久，由此印证了我国农耕文明的先进性。

早些年，家乡的农民家家户户种植水稻，每到农历六月和九月，稻浪翻滚，农民迎来了收获季节。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腰，随风摇曳，看着一大片黄澄澄的稻子，村民们再也抵挡不住金黄色稻田的召唤，于是，老的少的，全家总动员到地里收割水稻，大家一头扎进那望不到边的金色稻浪里，镰刀挥舞间，稻秆应声而倒，空气中弥漫着稻谷特有的清香，那是农人最为眷恋的丰收的味道。

经过收割、打谷、晾晒等工序后，稻谷迎来了脱粒的关键环节，此时，风柜闪亮登场。操作风柜需要两人的默契配合：一人负责将晒干的稻谷倒入柜斗，另一人则匀速转动转轴，随着扇叶的旋转，稻谷在气流作用下自然分成两个路径：饱满的谷粒顺利地滑进早已准备好的竹筐里，发出沙沙的悦耳声响；而干瘪的谷粒和碎叶则被风分流出吹落在地上，引来鸡鸭竞相啄食，倒也物尽其用。在这个环节，风柜如同一位严格的质检员，履行着自己的神圣使命。

使用风柜的时日有些漫长，几亩稻田里的稻子要分好几批收割，金黄的稻穗渐渐堆成小山。收割季与雨季总是不期而遇，尤其是农历六月，突如其来的暴雨常常让家乡变成水乡，未及时收割的稻穗便浸泡在浑浊的雨水里。为了与天争时，只要天气晴朗，全村人就争分夺秒地抢收，大人们弓着腰，将沉甸甸的稻穗割下，打成谷粒后用板车拉回家。

那时候，每户人家门前都有一片宽阔的晒谷场，连屋顶、路边也被充分利用，见缝插针地铺满了金灿灿的稻谷。为了早点晒干稻谷，父母总攥着竹耙，在烈日下一遍遍翻动谷粒，夕阳西下时，父母再把稻谷收拢装进竹筐，一担担挑进屋内。墙角处的谷堆就这样日复一日地长高，渐渐垒成一座座金色的小山。最难忘的是家里刚买电视机那年，每到《射雕英雄传》开播时间，我家挤满了左邻右舍来观看，椅子不够坐时，那些金黄的谷堆便成了最舒适的座位。待田里最后一茬稻子收割完，经过晒场数日的曝晒，金黄的稻谷便迎来风柜的洗礼。最终，再把经过风柜分流过的谷粒倒进谷床。彼时，村里的房屋多是两层瓦房，每家都在楼梯下方设有一个谷仓——四壁用厚实的木板围成，只在顶部留一个方形入口，晒干的稻谷倾倒进去时，发出沙沙的声响，谷仓装满后，父亲会用木板将入口严严实实地盖好，这些稻谷就在里面静静沉睡着，直到家里的米缸见底，父亲才从谷仓盛出一竹筐的稻谷，挑到附近的碾米厂碾成大米。

当最后一批稻谷归仓时，风柜便完成了它的使命，默默退居屋角，几乎无人问津。时间久日，柜身渐渐蒙上灰尘，柜斗里堆满了不相干的杂物，它就这样沉默地伫立着，只有在下季收割水稻时，才会重新被人们想起。

后来，家乡的稻田渐渐消失了，改种了香蕉和蜜柚，随着农耕时代的结束，那些昔日使用的农具悄然退场，只有在偶尔看到时，才会想起几十年前的那些旧时光，这些记忆沉淀在时光里却未曾褪色，只要轻触碰，便会泛起温暖的涟漪。



## 大暑食事

| 郭华悦

老家有句话，大暑吃仙草，活如神仙不会老。

仙草，是颇受老年人喜爱的一种植物，具有清热解暑的功效。传说中，在古代，出入均靠步行，天热时赶路容易中暑，有些人便将这种具有特殊香味的草类植物，晒干熬煮成茶，让过路的人饮用，果然对解暑颇有功效。于是，这草被誉为“仙草”，流传至今。

在老家，仙草的用途颇为广泛。晒干后，能用来自泡茶，是解暑良品；用仙草的干茎叶熬熟后，筛掉茎叶，在其汁中加入淀粉，煮熟后凉透，稍加冰冻，就成了老家人最喜欢的消暑冷饮，仙草冻。

除此之外，仙草鸡也堪称是一绝。

将土鸡洗净、去除内脏，放入陶盅里；红枣洗净，用刀子在每一粒红枣边缘稍微切开，也放入陶盅里。然后，将仙草洗净，放入锅子里，加入跟仙草同高的水量，熬煮半个小时，等仙草的味道都释放出来后，把仙草渣滤掉，留下仙草汁备用。最后，将仙草汁、枸杞也放入陶盅里，一起炖煮一两个小时，等鸡肉完全熟透并入味，最后再加入调味料即可上桌食用。这样，一锅香喷喷的仙草鸡就做成了。

除了仙草，水果也是大暑舌尖上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。

一大早，小孩们就帮着大人开始摘荔枝。吃荔枝，过大暑，这是老家的习俗。荔枝富含营养价值，能滋补身体。在老家，家家户户的门前，都种有几棵荔枝树。将荔枝摘下后，打盆冷水，将荔枝浸在水里。过一两个小时，取出品尝，此时的荔枝最是美味，清甜爽口，一股股凉丝丝的甜意直往胃里钻去，令人大呼过瘾。老家人常说，大暑吃荔枝，最是滋补，此时的营养价值不输给人参呢！

除了荔枝，大暑还得吃点凤梨。大暑时节的凤梨最好吃，街上处处都是卖凤梨的小摊子。在老家的方言中，凤梨的发音和“旺来”相同，吃凤梨讨个好彩头，期盼着平安福气能源源而来，这就是大暑吃凤梨的由来。

如今，老家的宅子已空置多年。做仙草费事，水果则直接买就行。虽然方便，却少了点味道。大暑舌尖上的盛景，也仅存于记忆中了。



叶森岚 | 文

入伏之后，长夏启幕，感觉被体内烦人湿气与空气中的溽热交织所扰，不少闽南人便把姜视为化解湿热的“天然良方”，恰也对应了老一辈人口中常说的“冬食菜头夏食姜，免请先生免开方”这句俗话。

生姜辛辣，熟姜温热。闽南人食姜深谙“热补”之妙，烹饪时经常用麻油和白酒为辅料，锅里不添半滴水，全凭油脂与酒液将姜的热劲“逼”出来。初到泉州那年，一道砂锅烹煮的“姜母鸭”便给我的味蕾带来不小震撼。尤其是那姜片咀嚼之下，酥脆又有回甘，全然不似平时那般辣口。我不禁感叹这道菜里姜才是当仁不让的主角，鸭肉反倒成了陪衬。

我一度错把“姜母”理解成“姜”与“母鸭”，被本地朋友纠正后才知“姜母”是指红芽姜，它的生长周期比普通生姜更长，表皮像老树皮般粗糙，称得上是“姜中上品”。见我疑惑在三伏天吃这么热性的食物，身体怎么受得了？朋友却说这正是姜母鸭的特别之处，因为此时暑湿缠身，正好用这道菜“以热攻热”。果然，一锅香醇的姜母鸭下肚，我感觉全身的毛孔都张开了，汗珠顺着脊背不停地往下滚，如同蒸了一